

《四庫全書》與法國《大百科全書》編纂出版 及其社會影響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代出版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蕭東發*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代出版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周悅**

摘要

18世紀是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百年，在西方，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後的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把歐洲領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東方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集權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統治手段更爲殘酷，社會更爲黑暗，這樣相反的結果一定程度上於東西方分別出版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大書有關，一部是法國狄德羅帶領「百科全書派」編纂的《法國大百科全書》，一部是中國清朝皇帝下令編纂的《四庫全書》。由於東西方文化底蘊的不同，使這兩部巨書風格各異：《百科全書》重創造，著眼於現實；《四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歷史。《百科全書》的編纂者以科學和民主爲旗幟，熔鑄了18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學說和理想追求；《四庫全書》的纂修，對古代典籍進行了系統整理，匯輯了中國漫長歷史進程中留下來的豐富遺產，體現了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徵。它雖然推動了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但重道輕藝、淡泊科學技術的傾向，與《大百科全書》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學性是大相徑庭的。尤其是統治者在編纂的過程中大肆禁書、毀書，乃至大興「文字獄」，其結果削弱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民族的創造力。

關鍵字：乾隆、《四庫全書》、狄德羅、法國《大百科全書》

前言

西元 1772 年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份，在西方世界的法國，由狄德羅編纂的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百科全書，即關於科學、藝術、及工藝的論述詞典》正編二十八卷（文字十七卷，圖冊十一卷）全部出齊；而在東方世界的中國-正值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乾隆帝以編纂《四庫全書》的名義，下詔各省徵集圖書，開始了我國古代征書、編書都是最大規模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的編纂。這兩個東西方不同地點的出版活動，是偶然地發生在 1772 年麼？而當時的人又怎麼能想到東西方發展的不同命運-西方的光明與強大，東方的黑暗與落後，竟然會與這兩樣出版活動如此緊密相關，以下分別對兩書的編纂過程和出版後的影響做一個比較：

一、政治需要引發編書

由於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為大規模從事封建文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明末清初以來學風的遞嬗，漢學取代理學成為清代的「顯學」；統治者文化政策有了轉變，統治者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期進行聚書編書的活動。清王朝繼承了中國封建社會歷代王朝聚書、編書的傳統，滿族入主中原後，對一些觸犯君主的文字著述視為「異端」、「悖逆」，統治者不允許這類含有詆毀、造反之意的書籍文字留下來，在講求文治、控制思想方面花費了相當的精力，據學者考證，在康熙、雍正年間，統治者「禦纂」、「欽定」的諸經注疏及各種類書、工具書等，即達數十種之多¹，乾隆很早就有心編一本大書，早在他繼位的第六年（西元 1741 年），他就以「稽古右文」的名義，下令廣搜異書來充實天府寶藏。後來當朝進士周永年提議編輯《儒藏》，以與《大藏經》和《道藏》鼎足而三、朱筠奏請校辦《永樂大典》引起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決心。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西元 1772 年），乾隆帝以編纂《四庫全書》的名義，下詔各省徵集圖書後來乾隆決心編纂《四庫全書》，並於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73 年）二月成立了四庫全書館，對任職官員嚴加挑選，經過征書、禁書、編書浩大的工程，集合了幾百人的共同努力，直到乾隆五十二年（西元 1787 年）才修成此書。

¹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12

十八世紀初葉的西方，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和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迫切要求掌握政權，為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但是守舊、落後的封建統治和教會勢力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他們憑藉所把持的政權，竭力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反對、迫害甚至鎮壓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一個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法國資產階級首先在思想戰線舉起了鬥爭的旗幟，他們撰文立說，猛烈批判封建主義，反對宗教神學，大力宣揚資產階級學說，提倡唯物主義，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啓蒙運動。《大百科全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編寫並陸續出版問世的。

小結：對比兩書編纂的背景可以看出，在時間上，這兩項出版活動都不是偶然地發生在十八世紀的，都有各自深刻的社會背景，中國編纂《四庫全書》是封建君主在盛世時代進行的聚書編書活動，它是清朝統治者炫耀文治、統一思想、排除異己、鞏固政權的產物。而法國狄德羅《大百科全書》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社會活動和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迫切要求掌握政權，為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創造條件的時候產生的，兩者產生於不同的社會背景、歷史時代，這對後來圖書的編纂過程、內容和成書影響都有很大影響。

二、中國君主為私利而編書，法國學人為公利而編書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激起了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因此，借修書為契機，對蘊含民主、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進行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大清剿，以保證政治上的極權統治，才是纂修《四庫》的根本目的²，乾隆想通過這樣一部「兼收並蓄」，「載籍報博」的大書，一方面繼他的「十全武功」之後，再加上「文治之盛」的美名。另一方面對中華民族的圖書遺產進行一次大清洗，寓禁於征，借此消滅具有反對滿清意識的歷史記載及各種著述，也就是皇帝「打著整理古書的旗號反古書，打著保存文化的旗號反文化」³。

² 蕭東發、周心慧，《四庫全書》影印質疑[J]，群言，1988（5）

³ 周英傑，四庫全書的B面[J]，四川文學，2006（6）

對於狄德羅的《大百科全書》來說，「百科全書的宗旨是彙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種知識，向現實同我們一起活著的人們闡述它們的普遍體系，並將此書傳之于我們的後人，從而使得過去時代的業績對未來的時代不是無用的東西，讓我們的子弟因為更有知識，從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們與世長辭的時候無愧於人的稱號…」⁴從根本上說，「《百科全書》的宗旨是倫理的，要通過教育來改善人類的命運，提高他們的行為水準，使他們成為更加幸福、更富有創造力的個人」⁵，即以科學的政府和人類無限進步的信念，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人類的普遍幸福。由此可見，法國《百科全書》的目的就是「要在理性這一思想原則的指導下，把知識寫入條目，進行反宗教迷信、反封建專制統治的宣傳教育，從而塑造自由人」⁶。

小結：編纂目的指導了編纂的原則和方法，對比兩書的編纂目的可知，《大百科全書》是西方資產階級啓蒙思想的號角，而《四庫全書》則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統治的工具。乾隆曾經自詡說：『予搜四庫指數，非徒襲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系』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統治者編書的目的和用心。

三、中國在最高統治者的指示下編書，法國在自發的科學精神下編書

乾隆皇帝命當時的著名學者劉統勳、永瑤、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人編纂《四庫全書》，按照一定的取舍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數以萬計的書籍進行了甄別採擇，爬梳輯校，考訂辯正，整理編目的全面清理工作。《四庫全書》這一部大叢書的編成，是千百人歷時十餘年的共同努力的結果，總纂官紀昀勤於館務，出力不小，從擬定體例到校勘提要都費了很多心血，但是真正對《四庫》起作用最大的，關係最為直接的，不是別人，正是清高宗皇帝愛新覺羅弘曆-乾隆本人。

⁴ [法]安德列·比利著，張本譯，狄德羅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p62

⁵ [美] 斯蒂芬·堅吉英譯本，梁從誠譯，丹尼爾·狄德羅的《百科全書》（選譯）[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p15

⁶ 金麗萍：百科全書發展規律探索 [D]，北京大學管理學碩士論文，2001.05，p17

⁷ 乾隆：《禦制文二集·文淵閣記》，卷一三，轉引自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385

只需看看《四庫總目》卷首的二十幾道「聖諭」便可洞察乾隆之用心良苦：「他時而躊躇滿志地自詡：「稽古右文緬祖訓，牖民迪世有深資」，時而大發雷霆地嚴飭各省督府學政，加快查繳進度；時而又叢書中剔出一些違礙語句，借題發揮，下令把幾萬卷書重新清洗一過」⁸；甚至連抄書這一環節也沒有輕易放過，朝政之暇，他常常駕臨四庫館來查檢一番，從中找出一些脫漏遺漏之處，督辦經辦官員注意品質，各守其責，如果情節嚴重，還要克扣有關人員的俸祿。在皇帝的嚴加看管和親自指導下，封建學者在理校、他校、互校諸法中對書籍加以勘正補闕，既在對書籍進行輯軼、校勘、考辨等整理，又不敢違反君主的意願，也在從事著銷毀、改易書籍的不光彩勾當；在保存、整理古代典籍的同時，又在摧殘文化，幫助封建統治者對百姓進行思想禁錮，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古籍造成了損害。

《大百科全書》的主要發起者和編纂者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是法國十八世紀傑出的啓蒙思想家、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教育理論家，百科全書派首領。出生於法國的朗格爾，童年時曾在耶穌會學校受過教育。19歲時獲得巴黎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因為他不願按照父親的要求學醫或法律，父親停止了對他的資助，他只好自謀生路。在此期間，他廣泛接觸社會，磨練了自己的鬥志。他青少年時代聰慧好學，性格狂放、富有自由思想，生活樸實，以志堅強，待人忠實。他成長的時期，正是在過時的封建制度和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的時代，素質敏銳、洞察力強、思想解放、個性堅強勇猛的狄德羅，便逐漸成長為唯物主義的哲學家、堅決反對宗教的無神論者、勇敢衝擊封建制度的民主主義者、長於創新的文學戲劇家、宣傳進步思想的啓蒙運動者、辛勤編寫百科全書的著述家。

小結：編纂者的主旨和思想無疑影響了圖書編纂的走向，狄德羅召集了達朗貝爾、盧梭等開明、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先後為《百科全書》撰稿，他們通過編寫書籍，宣傳自然科學知識，提倡理性主義和批判精神，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和宗教蒙昧主義。儘管受到政府和教會的打擊迫害，《百科全書》多次遭到禁毀，但《百科全書》的編寫和出版經歷千辛萬苦仍然一直堅持了下來，特別是狄德羅本人，在受到多次的打擊甚至入獄後都沒有放棄編書，這種精神對新興的資產階級來說尤為重要。而乾隆作為外族入侵中原的一國之君，不但有很高的漢文知識、而且根據自己的編書的政治目的掌握了《四庫全

⁸ 同2

書》的整個編纂方向，強制下級編纂人員不得不遵從他的命令，身不由己地造成了對中國古籍的危殆。

四、歷經多年艱辛的編纂過程

編纂任何一本里程碑式的大書決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一點上，這兩本書的編纂、出版都經歷了較長的時間，顯示出了編書過程的困難。

在幅員遼闊的中國，要編一本巨大的叢書，首先就要在全國範圍搜訪徵集圖書，這是一項規模浩大的重要活動，《四庫全書》的征書始於乾隆三十七年（西元 1772 年），迄於四十三年（西元 1778 年），以三十八、三十九年間為高潮。乾隆三十七年（西元 1772 年）的詔諭中說：「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以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⁹，要求各地「及時採集，匯送京師」，首先購覓書籍的條件是「歷代流傳舊書」¹⁰。但是征書一開始並沒有引起各地督撫的重視。將近一年，「曾未曾見一個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¹¹不是督撫州縣玩忽法令，沉得住氣，實在是對異族統治文字獄心有餘悸，不敢走在前頭。乾隆於是大為惱火，迭次嚴催，再次下詔聲明：「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都要為官借鈔，仍將原本給還」，「豈可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即或「字義偶有觸礙，亦是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且有聲明「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或有妄誕字句，亦不過將書毀棄，轉諭其家不必收藏」云云¹²，自十一月初至次年二月底，才有十幾個地督撫學政相繼回奏查訪情況。各地採取了眾多的搜訪措施，並對進書者進行了獎勵，或獎書：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勸」；一百種以上者，「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¹³；或題詠或記名，把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書活動推向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以後，全國範圍內搜訪圖書的工作進入尾聲，至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⁹ 蕭東發、陳慧傑，功魁禍首-評乾隆編四庫全書[J]，圖書館建設，1982（2）

¹⁰ 孫犁，讀陳垣抄的《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筆記，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p269

¹¹ 同上

¹² 同 9

¹³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諭，轉引自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p31

工作全部結束。

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征書成果顯著：圖書總數共達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內二百七十二種重本）其中包括不少舉世罕見的或海內僅存的珍本秘笈，保證了《四庫全書》的來源，有利於提高編纂品質。另一方面，征書活動給私人藏書事業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許多藏書家無論自願還是不自願都不得不把家藏善本進獻出來，少則數十種，多則數百種，然而絕大部分都沒有得到歸還，使得不少藏書家多年珍藏為之一空，此後再也未能恢復元氣。

在搜集了大量的圖書後，乾隆又趁民間流傳的大量書籍都集中到四庫館這個機會，查繳、清理古今書籍，銷毀所謂「違礙」、「悖逆」之書，在文化領域裏實行專制。銷毀的辦法是分別情況，分類進行全毀、抽毀和改竄。「全毀即將某書全部銷毀；抽毀即將書中涉及清朝忌諱的部分抽出毀掉，剩下的仍予以保留；改竄即將書中的某些忌諱的字句加以改換」¹⁴。乾隆要求四庫館制定出《查辦違礙書籍條款》，對宋代以後的歷代野史雜史詩賦文集應當如何加以全毀、抽毀和修改字句，都作了種種規定。以後查毀的範圍有擴及到地方誌、小說、戲文等等。這部叢書所以沒有全部開刻付印，而用人力抄寫，一方面是爲了省時節費，整齊美觀，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爲了篡改的方便。魯迅先生曾用舊鈔本校四庫館中改正過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賊」，「虜」，「犬羊」是違的，說金人的淫掠是違的；「夷狄」當然是要違，但也不許看見「中國」兩個字，因爲這是和「夷狄」對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種族思想來的，這樣修改之後，「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有過很有些名氣的人。」¹⁵繼征書之後進行了一場查繳、銷毀所謂「違礙」、「悖逆」書籍的活動-禁書，始於乾隆三十九年（西元 1774 年）八月，在乾隆五十八年（西元 1793 年）結束，這場曠日持久的禁書毀壞的書籍數目長期難以確定，清人姚觀元輯清代禁毀書目四種，分別爲《全毀書目》、《搜毀書目》、《違礙書目》和《禁書總目》，可以說是乾隆籍修《四庫》摧殘中華傳統文化的鐵證¹⁶。據民國年間的陳乃乾《禁書總目》考證，到乾隆四十五年（西元 1780 年），全國被禁毀數字，計全毀書 2454 種，抽毀書 402 種，銷毀書版 50 種，銷

¹⁴ 李瑞良，中國出版編年史-明至前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p591

¹⁵ 同 9

¹⁶ 蕭錚：從影印《四庫全書》談起[J]，大學圖書館通訊，1988（3）

毀石刻 24 種；又經黃愛平多方考察，得出「共禁毀書籍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一千多部，銷毀書板達八萬塊以上」。¹⁷無論哪個數目真實，都反映了對我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摧殘。

隨著禁書的進行，帶來了大批的文字獄：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者往往借「疑似影響之詞」，羅織罪狀，濫殺無辜，以達到消滅異端、鉗制思想、維護專制統治的目的。歷史上，文字獲罪的案件屢見不鮮，但數量之多、株連之廣、處罰之酷，堪稱清代。「乾隆一朝的文字獄大大多於康、雍兩朝，而且絕大部分都是吹毛求疵、望文生義、穿鑿曲解，加以莫須有之罪」¹⁸，在禁書的過程中，大的文字獄案件就不下四十餘起，有的是重點追查前人具有反清意識及民族思想著述的專案文字獄，據黃愛平考證，明末遺民李麟所著《虬峰集》內的「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這樣的詩句被視為「希懷勝國」，「指斥本朝制度」而受到懲治，甚至其子孫也被株連¹⁹；有的是殘酷鎮壓時人觸犯專制權威的文字獄，如王錫侯的《字貫》案，王錫侯編《字貫》本意是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查閱困難，約為《字貫》，按天、地、人、物四大類統字的簡明字典，便於初學者查用²⁰。然而卻被乾隆認為「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²¹。最終大學士和九卿會議，依照大逆律將王錫侯凌遲處死，後來，乾隆下諭「從寬改為斬決」，其子孫也從寬改為應監斬候，集中反映了清代統治者政權的特徵以及專制皇帝生殺予奪的淫威，同時也突出地表現了清代文化政策禁錮思想、鉗制言論、摧殘文化的一面。乾隆為了能夠好好地編纂此書，特設了四庫館，吸引了很多學有專長、名重一時的文人學者，而且還招集了大量的辦事人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專門機構。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82 年）二月，《四庫全書》館正式開館，「乾隆命劉統勳、永瑤等十六人為總裁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三人為總

¹⁷ 同 1，p74

¹⁸ 張帆，中國古代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p352

¹⁹ 同 17

²⁰ 徐葦，清乾隆年間江西省禁毀書查繳始末研究，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p116

²¹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M]，四四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轉引自徐葦，清乾隆年間江西省禁毀書查繳始末研究，何齡修、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p117

纂官，還有總校官、校勘官、監造官等，共計 360 人」²²，的確稱得上組織完備、機構龐大。編纂開始後，上述百名優秀的學者濟濟一堂，按照一定的取舍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數以萬計的書籍進行了甄別采擇，爬梳輯校，考訂辯正，整理編目的全面清理工作。經過將近十年的努力，完成了包括著目、存目在內的總計收書達一萬多種的《四庫全書》的編纂。

編纂過程中，隨著禁書政策的日趨嚴厲，不斷有書籍被陸續摺出銷毀。開館初期，纂修官根據校閱單逐步校閱書籍時，凡遇有「違礙」之書，均標識出來，注一「毀」字。僅據今存《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統計，已經列入四庫著錄或存目的書籍，就有六十餘種或被刪除或被撤毀。特別是乾隆四十五年，爲了徹底清除「違礙」字句，乾隆還下令四庫館組織專人對存目各書以及四庫未於著錄、存目，準備發還各藏書家的書籍進行檢查，總計查出「應行銷毀書一百四十四部，應酌量抽毀書一百八十一部」²³，數量相當驚人，這樣一來，封建學者既在對書籍進行輯軼、校勘、考辨等整理，也在從事著銷毀、改易書籍的不光彩勾當；在保存古代典籍的同時，又在摧殘文化，幫助封建統治者對百姓進行思想禁錮，這雖是無法避免的時代烙印，但也爲中國後來的落後埋下了伏筆。

即使是最高統治者下令編纂的《四庫全書》都經歷了這麼長久而困難的過程，相比之下，在私底下進行的《大百科全書》編纂則受到了更多的挫折。首先狄德羅在編纂之前想要召集當今最優秀的學者，重新編纂一部向全人類介紹一切最新科學成就，彙集一切主要知識的百科全書。「狄德羅越想越覺得《百科全書》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事業，也許還是唯一的事業」。²⁴他以百倍的熱情、極高的效率組成了《百科全書》的工作班子，其中有著名的自然科學家達朗貝爾擔任副主編，而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雷爾已赫等最著名的啓蒙思想家都齊集在「百科全書」的大旗之下，成了主要撰稿人。他們這些志同道合地學者，結成了「百科全書派」。其次，爲每一位撰稿人分配不同領域的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也不是沒有更動和爭執。這一位希冀某一個題材，可另一位無論如何不願意割愛，原因恰是別人想要這個條目。很多條目如有關手工業的

²² 劉靜：略談四庫全書的纂修與皮藏[J]，圖書館論壇，1998（2）

²³ 同 1，p85

²⁴ 同 4，p65

部分無人問津，它們被看作太微不足道和枯燥、吃力不討好，這些工作都由狄德羅一力承擔。

狄德羅同意把所有的手工行業全包下來，爲了做好這一部分，他跑遍了工廠和車間，把藝匠們請至家中來，閱讀、摘錄、抄錄了上千本解釋性和描述性的小冊子。他從英國、德國和義大利要來各種書籍，尤其是詞典，他毫不客氣地從中大量借用。然而出版商的月薪越來越不夠用了，他只有冒險讓人出版了《給有眼人讀的論盲人的書簡》-算的上法國第一篇唯物主義的著作，結果引起了政府和教會的不滿，被指控「寫作出版宣傳自然神論和違反道德的文章」²⁵，於 1746 年 7 月 24 日遭到法院逮捕，監禁於郊外的文桑監獄。在此期間，《百科全書》踏步不前。但是狄德羅在獄中對百科全書的編輯有進一步的想法。出版商們想方設法弄到了國王封印的簽署文書，11 月 3 日狄德羅獲釋。一出獄，他就立即投入緊張的編輯、撰寫和組織工作當中。

1750 年 11 月，《百科全書》出版了「增訂說明書」八千份，它宣佈了《百科全書》的目的和出版計畫，並向讀者進行征訂。²⁶1751 年 10 月，《百科全書》第一卷 A 字部分出版；此書全名爲《一個文人學者團體編纂的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卷首的《前言》有達朗貝爾寫，文中表現出一種克制、堅定、嚴肅的精神。

1752 年 1 月《百科全書》第二卷（B 和 C 的一部分）條目出版。狂熱的耶穌會派信徒方面以驚人的速度促使御前諮詢會議發佈命令查禁頭兩卷《百科全書》。當局再次搜查，已印出的第三卷 25 頁被抄走。狄德羅懷著毫不動搖的熱情在這年夏天，向撰稿人發出號召：還有希望，《百科全書》在前進。

1753 年秋季，對《百科全書》的禁令取消，第三卷 C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4 年，《百科全書》第四卷 C 和 D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5 年，《百科全書》第五卷 D 和 E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6 年，《百科全書》第六卷 E 和 F 字部分條目出版。1757 年，《百科全書》第七卷 F 字 G 條目出版。達朗貝爾撰寫的「日內瓦」條批判了新教在日內瓦的活動，引起軒然大波。

²⁵ [法]亨利·勒費弗爾，張本譯，狄德羅的思想和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p227

²⁶ 以下出版順序參考了[法]亨利·勒費弗爾，張本譯，《狄德羅的思想和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p227-p230

1758 年《百科全書》的死對頭佛勒龍在其主編的《文學年鑒》1758 年第二號上大肆攻擊百科全書派，盧梭與狄德羅、達朗貝爾早有分歧，他對日內瓦一文頗為不滿，寫信給達朗貝爾，與《百科全書》決裂。達朗貝爾脫離編輯部，不少撰稿者也紛紛自動脫離關係。

1759 年，許多達官貴人、御用文人認為，褻瀆宗教的由一個叫愛爾維修的思想家撰寫的《論精神》一書，是從《百科全書》中摘錄出來的，它對社會道德和宗教是極大的威脅。所以，《百科全書》是法蘭西「民族的恥辱」，這年的 3 月 6 日政府正式宣佈吊銷《百科全書》的出版權，禁止已出版的書再出售，否則處以重刑。正在印刷中的第八卷被迫停止。出版商們做了最後一次努力，發誓仍用指導前幾卷的精神和自由原則完成後幾卷的編輯出版任務。於是他們又苦幹起來，「從早上六點到下午兩點，狄德羅關在上了三道鎖的房內，對任何人都不開門，他像個苦役犯那樣編寫《百科全書》」。²⁷

1762 年，《百科全書》圖冊第一卷出版，文字說明由狄德羅執筆。

1764 年，《百科全書》圖冊陸續出版，正文各冊繼續秘密付印。撰寫和校改工作經常受到出版商的無理破壞。

1765 年，圖冊第四卷出版，正編文字部分後十卷（第八至第十七卷）全部出齊。

1766 年，國王命令巴黎的購存者繳出《百科全書》，出版商被迫交出定購者名單。

1772 年，《百科全書》圖冊十一卷全部出齊，狄德羅嘔心瀝血 21 年，堅持到最後，終於大功告成。出版商為此而致富，狄德羅贏得無上光榮。

1777 年，年輕的出版商彭庫克出版了四卷《補篇》（1776-1777），接著於 1780 年出版了一部《分類百科全書文字 166 卷內容詳解分析表》。

²⁷ 同 4，p160

小結：從編纂過程的比較來說，兩書都是歷盡千辛萬苦最終得到的成果，而不同之處在於：《四庫全書》本來就是乾隆要消除對自己不利的因素、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才下令把民間的書籍都搜上去的，始終採取了「寓禁於征」的反動政策，亦即「假編書之名，誘騙藏書家獻書，以肆行其毀書、焚書、改書之實」²⁸。征書的過程中帶來了長期的禁書和文字獄，不但對中國古籍和文人的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是一種很大的摧殘。而《大百科全書》編纂人員本身是狄德羅、達朗貝爾、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百科全書派」，他們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從編纂過程上體現了資產階級不畏艱難、開拓進取、爲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不惜犧牲的精神，所以自然成爲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指導思想的重大武器，也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五、《四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歷史、《百科全書》重創造，著眼于現實

《四庫全書》的主要內容包括了我國清代乾隆以前的大部分歷史、民族、社會、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輿物產、文藝、哲學、工商、算學和百家雜學等等。對歷代典籍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系統整理，全書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意即四部中的書籍畢集於該書之中。經部所包括的書，叢學術角度看分屬哲學、文學、歷史、同時兼有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史部收入的是記事之書和考辨史體以及評論史事；子部所收的是能成一家之言的書，計有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共十四類；集部所收的都是詩文詞曲、散篇零拾之作，有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等五類²⁹。共有著錄書籍 3461 種，79309 卷；存目書籍 6793 種，93551 卷，總計 10254 種，172860 卷，每部書裝訂成 363000 冊，7 部抄本連同正本共 8 部，合計 290400 冊，再加上《四庫全書薈要》2 部，22502 冊，共 312902 冊³⁰。

²⁸ 同 2

²⁹ 主要參考了郭金樹：《四庫全書》的形成和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J]，《社會科學論壇》，2004 年第 12 期

³⁰ 資料來源：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p386

它最大的特點是：將凡能收入的內容全部完整收入（除了刪、毀的內容），體現「述而不作」的傳統精神；崇尚權威，膜拜經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以儒家的聖經賢傳為準則，經部書籍被抬到驚人的高度，置於最顯赫的位置，與其他各部書籍的關係也被視為源與流、幹與枝的主從、支配關係。而有關生產工藝、科學技術一類的書籍，卻被貶為「奇技淫巧」受到排斥，在《四庫全書》著錄的三千四百餘部書籍中，經部各書「甄錄最寬」，所收高達六百餘部，占全部著錄書籍的五分之一弱，而關於手工業、科技一類著述，除某些為封建統治所需要的專案如天文曆法、數學、水利、農桑外，其他方面收錄寥寥無幾，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有關科學技術的著作，也挂一漏萬，闕略頗多，造成經部書籍與生產、科技、工藝一類著述畸重畸輕、比例失調的狀況³¹。

《百科全書》作為一部知識辭典，它採用辭條的形式，把各門科學知識彙集一書並分門別類加以論述，在每一辭條之下，作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對該命題的範圍、含義、歷史淵源以及發展現狀，做出全新的闡釋或詳細的記述。一方面含有封建制農業改良者和進步資產階級要求得到的情報、技術細節，另一方面從新生自然科學已獲得的成功中產生出具有普遍性質的哲學構思：實驗物理學、化學、地質學等。這就使得《百科全書》不僅描繪出當時法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典章制度、風俗人情等各方面的全貌，而且反映了十八世紀歐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水準，表達出當時各個領域啓蒙學者的要求和呼聲。

內容上，基本上並不是按照我們現在的標準可以稱之為「百科全書」的那種工具書，而毋寧是一本採用百科形式的夾敘夾議的思想政治論文集，甚至是一部「雜文集」³²，書中包含了大量的議論，不僅有自己的見解還批評或抨擊別人-主要是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或理論。例如：《聖餅》談的是宗教儀式的浪費；《嘉布遣僧袍》嘲弄教會派別之間的那些煞有介事的爭端，其實不過是為了些雞毛蒜皮的事。在這個辭條的最後一段，狄德羅寫到：「我的神父們，在我看來，我們正在進行無謂的叫嚷。我們脫口而出的謾罵無助於斯科迪斯³³的吹毛求疵，要是我們能等到那現下正在擴展的健康哲學的啓蒙運動也多少透進我們的修道院時，我們也許就會發現，我們的這位博士的深思，就

³¹ 同 1，p387

³² 同 5，p4

³³ 13 世紀蘇格蘭哲學家 John Duns Scotus，他提倡經院式的形而上學的教條

如同我們的先人在嘉布遣僧袍的尺碼問題上糾纏不休一樣的荒謬。³⁴」；又如《百科全書》這個辭條中直接批判了保守勢力：「這些人不懂的他們在這個地球上，不過是滄海之一粟。他們的有生之年，在地球的生存史上，還不及白駒之過隙。然而爲了這一粟和一瞬，他們卻不惜犧牲人類未來的幸福。³⁵」《徐西亞羔羊》最有趣，把一個莫須有的傳聞列作一個條目，然後再來揭穿它，以證明爲什麼看問題應持科學態度，而不能聽信訛傳，並以此引出我們應當根據什麼原則來判斷事實這樣一個科學哲學問題。³⁶這正是狄德羅處心積慮的安排，正是要通過這許多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小條目」來借題發揮，以達到自己的「宣傳」目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正好促進了啓蒙運動，催生了法國大革命。

對比起來，狄德羅的《大百科全書》在《錢伯斯百科全書》的基礎上，經過編纂者實地的考察和查找詞典，遵循了實事求是的做法，唯物而且民主，以科學和民主爲旗幟、毫不顧及、毫不畏懼地向封建保守勢力展開最直接的鬥爭，思想自由和表達思想的自由已成爲人們神聖的追求。而《四庫全書》經歷了全毀、抽毀和改竄最終成書，面目已全非，在內容上有不可相信的和缺失的文獻存在，如果要作爲嚴格考據的證據來源，會有謬誤；另外它重道輕藝、碧波科學技術的傾向，與《百科全書》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學性是大相徑庭的。

六、《大百科全書》讓歐洲走向光明，《四庫全書》使中國走向黑暗

《四庫全書》的纂修，對中國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它不僅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了系統整理，對傳統文化作了全面總結，而且還推動了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促進了各門專科學術的興盛。清代乾隆以後，以《四庫全書》的纂修爲標誌，中國傳統學術進入了一個全面總結整理的階段，許多學者失亡佚的古書得以發掘複出，殘缺脫誤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難以卒讀的古籍也再經疏通證明。另外，四庫館的開館，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廠書市的興盛。當時江浙等地書賈利用朝廷征書、纂書的有利時機，紛紛輦書至京城琉璃廠一帶售賣。四庫館的編修文士經常「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

³⁴ 同 5，p144

³⁵ 同 5，p162

³⁶ 同 35，p11

列書目，至琉璃書肆訪之」³⁷，文人也常會聚於這一帶，訪書題詠，使琉璃廠一條街成爲真正的文化街。

然而更大的影響是負面的：《四庫全書》是推進封建教化，實現思想、文化獨裁的官定教科書，編纂此書的本質仍然是爲清朝統治者炫耀文治、統一思想、鞏固政權服務的。編纂過程中的禁書、毀書給中國典籍帶來了無可補救的損失，在編輯過程中，《四庫全書》並非對有「違礙」、「悖謬」字句的圖書並非全加禁毀，而是在保留對清統治者階級有利的內容這一前提下，對違謬字句妄加抽毀、竄改，另外，《四庫全書》在抄寫過程中，由於封建官吏、承辦大員粗率馬虎，不負責任，錯誤之處比比皆是。乾隆就曾指斥該書「草率訛謬，比比皆是」，「錯誤之處，累牘連篇，不可枚舉」³⁸。乾隆五十七年，紀昀重校文津閣《四庫》，「僅東經部就查出空白和錯誤一千多處，這足以說明《四庫全書》的品質如何了，這樣一本書，在閱讀學習、普及文化、學術研究上，是不宜加以提倡和推薦的」³⁹；乾嘉時期，絕大多數學者熱衷於鑽進故紙堆中，從事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輯佚的研究，幾乎不去注意中國以外的世界，也較少接觸現實的國計民生，造成當時整個學術思想界相對沉寂的局面；全書內容上，極力推崇經學，忽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已經國力強盛，經濟、文化都有所發展，但就總體而言，已經落在了西歐各國後面，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曾傳入一些新鮮的自然科學知識，但終於未能對傳統文化產生決定性影響，中國歷史的巨輪，仍然在相對封閉的封建軌道上緩緩地運行；由征書而相伴的文字獄更是妄圖毀滅歷史文化，愚弄人民，以延長個人統治，結果打擊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打擊了民族的創造力和戰鬥力。從此中國由盛至衰，社會更加黑暗無望。文化的長期落後，導致了中國近代面對外來侵略的徹底失敗。

《大百科全書》的出版，不僅在世界百科全書編輯出版的歷史上是一大豐碑，而且反映了時代的呼聲，適應了鬥爭的需要，在近代史上被稱爲動搖法規封建制度基礎和建立十八世紀末葉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指導思想的重大武器，是掀起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進入資本主義時期的偉大旗幟。這並不是說“百科全書派”的活動就是大革

³⁷ 轉引自李瑞良，中國出版編年史-明至前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p592

³⁸ 轉引自蕭東發、周心慧，《四庫全書》影印質疑[J]，群言，1988（5）

³⁹ 同 2

命的一個基本的、直接的起因，推翻舊政權的是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因素的綜合力量，還應當強調指出，《百科全書》的影響也是同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孔狄亞克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如米拉波、丹東、馬拉赫羅伯斯皮爾等關於革命的論述所起的作用分不開的。馬克思承認偉大的思想反過來也會推動社會中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形成⁴⁰。因此《大百科全書》的意義還遠不止作為偉大革命的先兆，它在西方文明中樹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傳統：追求幸福和對自己時代的探索，思想自由和表達思想的自由已成為人們神聖的追求。狄德羅以他頑強的意志終於等到了《百科全書》的出版，他的名字和《法國百科全書》一起被人們牢牢記住。

從此歐洲社會進入革命的時代，由落後走向進步，由黑暗走向光明。

東西方文化底蘊有很大的不同，這兩本巨著又各有風格：《百科全書》重創造，著眼與現實，《四庫全書》重因襲，沉湎於歷史。它們產生的時代相差無幾，但各自產生的土壤，編纂的目的、方法，以及思想內容、社會作用等方面，卻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如果說《百科全書》是熔鑄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取得的全部文化成果，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學說，那麼，《四庫全書》則是匯輯了中國漫長歷史進程中留下來的豐富遺產，體現了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徵；如果說《百科全書》是西方資產階級啓蒙思想的號角，那麼《四庫全書》就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統治的工具。

現在已經沒有人去仔細查看也無法查看當時的法國《大百科全書》了，雖然這本書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那些資料、條目的解釋始終是落後的，跟不上時代發展的；相反目前國內有許多出版社仍在大批影印《四庫全書》⁴¹。自198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後，「人們又不滿足於《四庫全書》的紙質載體，而轉向開發《四庫全書》的圖形檔和文字檔案電子版」⁴²，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⁴⁰ 轉引自[美] 斯蒂芬·堅吉英譯本，梁從誠譯，丹尼爾·狄德羅的《百科全書》（選譯）[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p29

⁴¹ 《四庫全書》現在國內僅有四部：文瀾閣之書現藏浙江省圖書館、文淵閣之書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文津閣之書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也是現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文溯閣之書現藏甘肅省圖書館，另三部已損毀：文源閣之書在英法聯軍入侵時被焚毀，文宗閣、文匯閣之書在太平天國戰爭中被清軍焚毀，底本原藏于清廷翰林院，經過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兩次戰禍有的焚毀散失，有的被侵略軍掠走藏于英法各國的圖書館中

⁴² 李祚唐，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延續問題[J]，天府新論，2004（4）

古典文化熱不斷升溫，國內要求對《四庫全書》進行整理出版的呼聲日漸高漲，許多人依舊只看到《四庫全書》的鴻篇巨制，認為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廣博浩瀚，展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燦爛輝煌，對我國古代文獻保存和流傳貢獻巨大，為研究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而完整的文獻資料」⁴³，進而大批影印，由於價格昂貴，因此只能賣給一些圖書館、科研單位，造成了不小的負擔。事實上，通過我們上述的分析可知，《四庫全書》不但是皇帝欽定的，而且還毀壞、竄改了許多古文獻的重要內容，引發了大規模的文字獄，大批歷史文獻和具有進步思想的書籍被焚毀而失傳，因此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提供了豐富而完整的文獻資料」，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四庫而出古書亡」⁴⁴。對於它自身的學術價值，必須慎重斟酌，僅僅依靠《四庫全書》而做出的研究成果也是不科學和不全面的。

從以上六個方面的對比中，得到這兩部大書的編纂、出版給十八世紀及以後的東西方世界帶來的重大影響與結果，說明出版的作用對社會、對文化、對一個民族、對整個國家都是不可小覷的，在今天蓬勃發展的中國，我們更要搞好出版活動，通過出版促進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一切以符合「三個有利於」作為標準，堅決抵制對我國發展有損害的出版活動，讓我國的出版活動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為社會添福利、為民族立生命！

⁴³ 李斌樂，中國最大的寫本叢書-《四庫全書》[J]，中學歷史教學，2005（4-5）

⁴⁴ 轉引自郭向東，《四庫全書》編纂與中國古文獻之劫難[J]，圖書與情報，2004（2）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 宋原放主編（2004），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何齡修、朱憲、趙放編（1999），四庫禁毀書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
- 李瑞良（2004），中國出版編年史-明至前清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張帆（2001），中國古代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愛平（1989）四庫全書纂修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楊家駱編（1994），四庫全書百科大辭典，北京：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 [法]安德列·比利著（1984），張本譯，狄德羅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
- [法]亨利·勒費弗爾（1985），張本譯，狄德羅的思想和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
- [美] 斯蒂芬·堅吉英譯本（1992），梁從誠譯，丹尼爾·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M]，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參考文章：

- 李祚唐（2004），關於影印《四庫全書》的延續問題[J]，天府新論。
- 李斌樂（2005），中國最大的寫本叢書-《四庫全書》[J]，中學歷史教學。
- 李均惠（2005），《四庫全書》的功過評說-兼與法國《百科全書》比較[J]，文史雜誌。
- 周英傑（2006），四庫全書的 B 面[J]，四川文學。
- 郭金樹（2004），《四庫全書》的形成和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社會科學論壇。
- 郭向東（2004），《四庫全書》編纂與中國古文獻之劫難[J]，圖書與情報。
- 劉靜（1998），略談四庫全書的纂修與皮藏[J]，圖書館論壇。
- 蕭東發、陳慧傑（1982），功魁禍首-評乾隆編四庫全書[J]，圖書館建設。
- 蕭東發、周心慧（1988），《四庫全書》影印質疑[J]，群言。
- 蕭錚（1988），從影印《四庫全書》談起[J]，大學圖書館通訊。